

亢庄记忆

□都屏君

“沁阳市太行街道亢庄社区位于沁阳市区西北部，人们习惯上仍沿用从前的叫法，称亢庄村。

亢庄是沁阳市的城中村，现有89户、360余人，集体主要经济收入靠门面房的租金。

村名由来

《沁阳市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明洪武年间，亢姓由山西洪洞迁此建村，故名。”按照常理，亢庄村应该有亢姓人家，但现在没有一户姓亢的。亢氏哪去了？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明朝洪武二十五年，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一户人家，到怀庆府府衙登记造册后，被分到城西建村。这户人家户主叫亢玉德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为人小心谨慎，胆小怕事。他带着全家，用政府补贴的迁民费在这里盖房搭棚，开荒种地，过起了农耕生活。

亢姓一家的房子紧临沁水（今沁河），每逢汛期，河水暴涨，时常决堤。时间久了，这一片土地形成了盐碱地。每到冬季，地面白花花的一大片，亢玉德带着全家把这些盐末碱花收集起来，放入大锅中加水蒸煮。等水熬干，铲起锅底的盐巴，拿去府城卖。由于用这种土法熬制出的盐巴不纯，含硝量大，吃起来又苦又涩，故而怀庆府人称为“苦盐”或“硝盐（小盐）”。亢氏一家除了收获寥寥的庄稼外，就靠熬盐艰难度日。

这块鸟不拉屎的地方虽然不长庄稼，但可以做坟地，城里的大户人家纷纷把祖坟扎在这里。亢玉德的后代受几家大户的雇用，成了看坟人。

每到清明节、中元节等，城里人带着果品冥洋前来祭奠、上香。路上见了面，相互打招呼，有人问：“去哪呀？”答：“上坟呀。”问：“去哪上坟呀？”答：“老亢他庄子。”

时间久了，“老亢他庄子”渐渐被人们叫成了“亢庄”。

不知怎的，亢家一直人丁不旺。一年夏天，沁河决堤，冲毁了亢家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田地房屋。无奈，亢家举家迁到了济源，从此不知所踪。

亢家走了，却留下了“亢庄”的地名，一直延用至今。

雷虎臣：笤帚棍杖吓爷哩

1938年，日寇占领沁阳城。日本兵在城内城外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土匪恶

霸横行乡里，沁阳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此前，村里逐步迁来了沈、雷、黄、赵四姓农户，亢庄村逐渐扩大。其中有个年轻后生叫雷虎臣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虎背熊腰，自小练过几手拳脚。他不光力大无穷，还粗中有细，遇事沉着冷静。

一天傍晚，他从城里拉了一车土撒在地里，刚要回家，两个蒙面土匪截住去路。这两个土匪一高一矮，手握短枪，黑布蒙面，凶神恶煞。矮个子土匪用手枪抵住雷虎臣的后腰，厉声断喝：“别动，举起手来，动就打死你！”高个子土匪说：“跟我们走！”

雷虎臣知道遇到了劫道的土匪，他并不慌张。心想，他们无非是要劫俩钱财，咱身无分文，走就走。

两个土匪一前一后挟着雷虎臣向西地走去。

凭雷虎臣的功夫，对付两个土匪不在话下。可是他们手里有枪，真要蛮干，恐怕也要吃亏。

雷虎臣边走边用眼睛的余光瞅他们手中的家伙。他发现矮个子土匪手中的短枪有点奇怪：枪身用红布裹缠得严严实实，枪把手的红缨根部露出了一截高粱秆。噢，明白了，敢情他俩手中的家伙是个冒牌货——笤帚棍杖。雷虎臣心里骂了一声“拿个笤帚棍杖来吓唬爷哩”！猛转身，他一把夺过矮个子手中的“手枪”，在膝盖上一磕，断为两截，高粱秆子从红布里露了出来。矮个子还没有愣过神来，雷虎臣伸开蒲扇大的巴掌“啪”一声抽在他脸上。矮个子立马眼冒金星，鼻嘴冒血。前面的高个子土匪听到动静，还没转过头来，雷虎臣的拳头就到了。这一拳，像一记重锤砸在头上，高个子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地，双手搂着头颅在地上打滚。

放倒了高个子，雷虎臣回身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抓起矮个子，高高举过头顶，正要往地上摔，矮个子赶紧求饶：“爷爷饶命，俺哥俩也是迫于无奈才走这一步的啊。看在家里还有八十老母的份上，饶了俺们吧！”

倒地的高个子自知他们两个不是雷虎臣的对手，也跟着爬在地上“咚咚咚”地磕起了响头，口里连喊“爷们儿饶命”。

雷虎臣本来要弄死他俩，一听矮个子口称家里还有老母，便心软了。雷虎臣原本就是个孝子，父亲在一次洪水中淹死了，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他相依为命，他平生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软怕硬的家伙。可是他也有软肋，一听说谁家还有老母要养活，心就软了。

雷虎臣放下矮个子，厉声喝道：“滚！”

两个劫道的连滚带爬逃命去了。

事情传到村里，全村人都挺起了腰杆子，就连小孩儿们也追着雷虎臣喊：“雷虎臣，好样的，笤帚棍杖吓爷哩！”

从此以后，四里八乡的土匪每次出来打劫，总是绕着亢庄村走。

黄孝仁：拤着日寇扔下城

亢庄村除了雷虎臣外，还有一位和他齐名的牛人叫黄孝仁。

黄孝仁中等个头，不胖不瘦，浑身上下长得黑不伦的，黑胳膊、黑腿、黑脸庞，扔到炭窝都找不见。他自小在马坡村学过八卦掌，长大后打起架来七八个后生到不了跟前。

日本人为了防止八路军攻打沁阳城，在城墙上设了一个据点，派了一个小队日夜看守。小队长名叫山本大雄，深通柔道。他长得五短身材，一身的腱子肉，小腿肚像两个铁球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伙不是好惹的。

平日里没事，山本手直痒痒，总是想找人摔几跤练练手。全队上下没人是他的对手。没有对手，感到无聊，他就强迫中国人陪他练，多数人不是被他摔折了胳膊就是被他打断了腿。山本大雄除了开怀大笑外，还骂中国人“东亚病夫，不堪一击”。

黄孝仁知道了这件事，义愤填膺，就想找个机会跟老山本过过招。

这天，机会终于来了。黄孝仁从府城卖完苦盐回来，担着担子从城墙上走过，被上面的山本大雄看见了，喊：“喂，你的，下面的黑汉，过来过来的有！”

黄孝仁装着没听见，继续往前走。旁边的日本兵见黄孝仁不理会他们的小队长，呼啦呼啦拉响了八大盖，叽哩哇啦叫了几声，瞄准黄孝仁。翻译官喊：“城下的黑脸汉，不是叫你哩？耳朵塞驴毛啦？上来陪太君练练摔跤！”

黄孝仁只好放下担子，爬上城墙。翻译官趾高气扬地说：“认识山本大雄太君吗？精通柔道，你要是能把太君摔倒，奖赏大大的。”

黄孝仁道：“什么大雄，狗熊还差不多。”

山本大雄听不懂中国话，问翻译官，翻译官不敢说实话，告诉山本：“他说你是个英雄，愿意跟你切磋切磋。”

“吆西！”山本一听这话，立即兴奋起来，拉开架势就要进攻。

事情僵到这个地步，黄孝仁没有退路了，索性把破棉袄一甩，“呸呸”在手心吐两口唾沫，也拉开了架势。

山本主动发起进攻。他试图扯住黄孝仁的臂膀，黄孝仁身轻如燕，东躲西

让，就是想摸一摸山本的底细。山本横行惯了，根本不把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庄稼汉放在眼里，见黄孝仁总是退让，更加肆无忌惮。

黄孝仁故意一闪，山本一个饿虎扑食，抱住黄孝仁，一把举过头顶。黄孝仁双脚离地，失去了重心，山本把黄孝仁转了几圈扔了出去。黄孝仁立足不稳，仰面倒在地上。

“第一局，山本赢！”翻译官幸灾乐祸。

黄孝仁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。

第二局开始，黄孝仁摸准了山本的软肋，以己之长攻其之短，拿出八卦掌的招式围着山本转圈。山本再有蛮力，但始终捞不住便宜。黄孝仁瞅住机会从背后给了他一掌，山本身体前倾险些栽倒。黄孝仁接着一个扫裆腿踢中山本脚踝，山本不防黄孝仁出腿如此迅猛，栽了个狗啃泥。

“第二局……”翻译官还没报出输赢，恼羞成怒的山本一骨碌爬起来，一个黑虎掏心泰山般压来。黄孝仁不慌不忙，沉着应战，避实就虚，不跟他硬碰硬，迅速躲过了山本的致命一击。山本回过身来故伎重演，又一个熊抱扑上来。黄孝仁往旁边一闪，让过山本，迅速闪到山本的背后，从身后将山本拦腰抱住。山本还要反抗，早已被黄孝仁来了一个翻身摔，连摔带扔把他掼下了城墙。

山本像一团羊屎蛋，咕噜噜滚下城墙，“啪嚓”一声跌爬到城墙根。城下围观的群众发出一阵欢呼。

这一跤山本摔得不轻，虽然没有跌死，但已遍体鳞伤、嘴歪眼斜，爬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
等日本兵救起山本，回头再抓黄孝仁时，黄孝仁已披上棉袄、抓起盐担跑了。

第二天，山本大雄带着日军伪军围住了亢庄村，扬言要报仇，活剥了黄孝仁。正在这紧急关头，沁阳城内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一个日军通讯兵骑着大马飞奔而来，将一张电报递到山本手中。山本一看，大惊失色，立即带着部队撤走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八路军发动突然袭击，解放了沁阳城。

黄孝仁把山本大雄扔下城墙的事不胫而走，迅速传遍了城南、城北、城东、城西，亢庄村的小孩儿们围着黄孝仁又是跳又是唱：“黄孝仁，你真行，拤着日寇扔下城！”

直到现在，亢庄村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：

粗骨伦礅雷虎臣，打得响马满地滚。
黑不伦吞黄孝仁，拤着日本扔下城。